

刘台平
著

眷村

眷村在台湾通常是指1949年起至1986年，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祖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子。

首届海峡两岸文学创作网络大赛获奖作品

一段不为大陆人所知的眷村故事
花甲老人的眷村记忆 “无根一代”的沧桑历程

“我是资深荣眷，眷村都是一家人。”——连战

“要发展，最重要是有容乃大，我们一定要包容眷村在内各方的人。”——吴伯雄

“眷村人是我的老战友。”——郁慕明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眷村

刘台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眷村 / 刘台平著.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92-6480-6

I. ①眷… II. ①刘…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3282 号

眷村

作者: 刘台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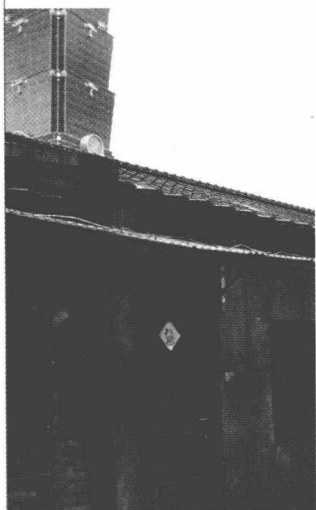
出 品 人: 傅伟中
策划编辑: 熊 侃
组稿编辑: 万 哲
责任编辑: 万 哲
特约编辑: 陈忠坤
装帧设计: 肖文锦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5392-6480-6
定 价: 2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 — 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 -02-2011-3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灰黑的鱼鳞瓦，泥土与白灰砌的墙，
那是眷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家。



▲
老眷村的新面貌，似乎与时代不搭。



◀
台湾目前所剩眷村不多，仅剩的少数眷村被后人保留下来，成了向下一代传承的「展示」。

▶ 近年来，即将消失的春村已经拆掉大部分了。



▶ 春村一旦改建，
春户必须陆续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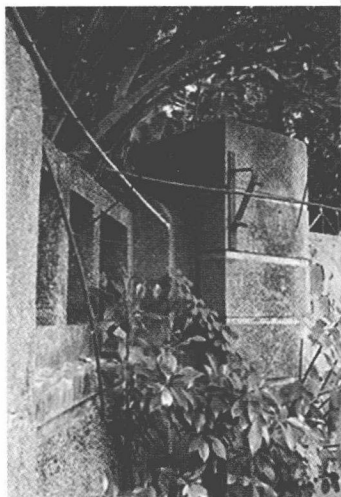
▶ 岁月、记忆，与人的情感，在这些建筑中被铭刻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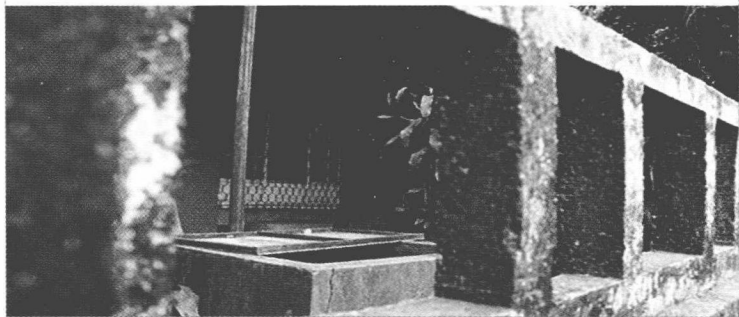
聚了解春村的人已经陆续走了，但老墙角还在。



最具生命力的，当属这些勃勃生机的树木。



建筑、古迹及原住户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该如此消失。





在幽静的巷道之间，
我们在沉思……

▶ 那盘踞墙头的老树，似乎
在告诉我们什么……



◀ 孤独的老人该何去何从

目录

序言：写在《眷村》前面的话 /001

眷村人字形的屋顶、黑灰的鱼鳞瓦、竹片编成的墙壁上，薄薄地糊了一层泥土和白灰；每排房子之间，都离得很近，几乎是前门对着别人的后窗或对着别人的院门；行人的巷子蜿蜒、狭曲，既窄又深，仅能容一两个人通过。

第一章：浅浅的海峡 /007

“当时真是够笨也够险呀！”每当母亲说到这段往事，总喊命大，但随后信了教，又改口说是“天主保佑”，但不论如何，母亲这段惊险过程，堪称“鬼门关前走一遭。”

第二章：我差点成了遗腹子 /023

当时听到去金门好像去阎王殿报到似的，眷属有的听到当场昏倒，有的像发了疯似的哭闹通宵，我稍大后也常常听到隔壁邻居父亲调防金门，全家如丧考妣哭作一团，及至我长大要服兵役时，有人抽到金门马祖，我们戏称抽到“金马号”（当时最舒适的长途客运）也亲眼见到堂堂七尺之躯当场昏倒，至于代儿子抽签的父母抽到“金马号”，也莫不捶胸顿足，追悔懊恼、痛心疾首，而旁人听到又有人中“金马奖”了，就意味着自己少了中标的风险，都高兴得鼓掌叫好。

第三章：乡愁的滋味 /039

“戒严时期”与祖国大陆通信是要杀头的，父亲谨守着纪律，母亲更是在村里不谈政治，老实说，老蒋在眷村里还是有着无限威望的，大家对他是绝对地服从，但对小蒋就不一定了，胆子大一点的，或是倚老卖老的，就敢说几句了。

老蒋掌权时大家不是不想家，只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等！但越盼越没奔头，乡愁却因时间的累积越来越浓。军中老兵想家闹事的事件时有所闻，民间表面一片欣欣向荣，但内心里乡愁的煎熬却都写在脸上、长在嘴边，怎么也遮掩不住。

第四章：南米北面一家亲 /055

光说我家吧！卤牛腱子让你高粱酒可喝上一斤；大白菜猪肉水饺，大哥可以吃三十个；他岳母的素什锦，能让你整盘吞到肚子里；老爸拜把的于伯伯的东坡肉，至今我还未发现好过他的；对面叶伯伯的广式烧腊真是把米饭的香发挥到极致，而隔壁方伯伯的湖南腊肉，做起菜来，炖起汤来，能把勺子都舔干净，连对门邓妈妈拜拜用的粿（闽南音是桂），有红色的，绿色的，咸甜俱备，冷热皆宜，米饭能做出那么好吃的粿，也证明闽南人食的巧思。

第五章：东洋西洋墙里墙外 /071

东洋对小蒋的去日本化，是一项最严峻的挑战，直到他死，都没成功，李登辉、陈水扁相继上台，东洋味道就更浓了！连民进党党歌“快乐出航”都是日本歌改编的，马英九竞选主题曲“勇敢的台湾人”也是日本歌，唉！台湾长期媚日，引来眷村老杯杯（伯伯）的以死抗议都无效，唉！上行下效啊！

第六章：天灾人祸向前行 /087

至于台湾眷户，既然都是中华儿女，应当都是一样的，但因受了日本人的统治，女生的地位更低，低得让你无法想象，我小学同学家住日式眷村，就是接收日本村落后改为眷村，住的是警察眷属，每天男人上班在玄关穿鞋，一定是女儿跪在前面帮他穿，回来也是帮脱鞋还双手奉上拖鞋，我被这个景象吓呆了，问同学，“你家好有钱还请下女？”同学淡淡地回答：“她是我姐姐！”

第七章：太保与浪人 /101

我的好友“狼哥”，人称“白狼”的黑道老大张安乐，就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有情有义的眷村人，轰动一时的“江南案”，官府不讲信用，就是 he 与其他兄弟，为救牢中的兄弟，铤而走险，把事实真相公布，才保住兄弟的命。

第八章：“匪谍”就在你身边 /117

但就在小蒋重用王升的二十年里，正是我成长的时候，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满街的标语，有的是应景的，活动过去就刷掉，但有些却是一年四季不变的，其中以“保密防谍”的最多。我家距离学校一公里左右，距戏院也是一公里，一个在头一个在尾，短短的两公里就有七、八个标语。

第九章：眷村里的热血青年 /133

晚上更是热闹，军校生回来一定要跳舞开舞会，小小的眷村矮房已不够他们折腾，甚至最后跟村长商议妥了，借出活动中心给他们使用，他们邀了全村的女生，还向外面找了一些男生女生，但我却不被邀请，因为我不会跳，他们原都是同学，但此时已冷漠了，他们的世界我很难进入，我的天地他们也不想进来，多年后我读历史，读到历朝历代都是“文武殊途”、“重文轻武”，终于懂了其中的道理。

第十章：眷村人的十字路口 /149

根据台湾当局的统计，1949年来台的五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五万了，九成已离开人间，绝大部分选择了台湾做他们的永眠之地。奔波了一甲子，也该歇一歇了，让第二代接棒继续跑下去吧，如今第二代也都六十开外了，有的都做爷爷了，第四代也悄然来临，只是完全没有眷村生活的经验，眷村文化的传承发生了问题。

附录：晚归 孟苹 /159

写信、转信，是那个年代多数眷村伯伯叔叔想家时所能做的事，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家书都能送到故乡人的手里。“老李，这次去香港好久了啊，大家一直巴望你快快回来！怎么样，托你的信寄了没？出关没问题吧？连上的老张、老范都在问呢！”住李伯伯家隔壁的老王一进他家门，就迫不及待地使出一长串连珠炮似的提问。

后记：漂流岁月——台湾发生的那些事 /181

那是无法还原的过去，也是无法再来一次的半世纪！

一甲子的剧变，台湾老百姓如何走过来的，真正的台湾，对岸的亲人可曾知晓？

祖国大陆同胞心中的台湾，前半截只存在宣传与仇恨中，后半截的巨变，也绝不亚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两边已都不是空洞的政治符号，真实生活与各自的心路历程，艰难险阻、不堪回首，只能说一句：“大家都不容易！”

序言

写在《眷村》前面的话

说起“眷村”，就不得不回溯到1949年，当时约有近一百万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其家眷，随着蒋介石政权漂洋过海，来到台湾。

最初，没有人认为会久留台湾，绝大多数随军的家眷就只聚居在所属单位、营房附近的庙宇、学校、农舍、牛栏或自己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里；有的甚至还露宿街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入台以后，国民党就高喊“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



眷村

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从祖国大陆去台的人们都准备着随时打回祖国大陆，根本没有长住的打算，一切都是在将就凑合。

从1955年初起，为了安置军政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各单位便陆陆续续地开始兴建房屋。于是乎，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眷村便遍布了台湾各个地区。因为需要安置的人员太多，而经费又有限，就因地制宜，在驻地周围的田间、荒地上，陆续用竹片、茅草搭建了一排排户数不等，长短不一的连幢简易平房。

住户也是几十、几百、上千不等。每户人家的住房面积不过30平方米左右；户与户之间的隔墙上面都是相通的，每排房子里，只要有一个人咳嗽，整排的住户都能听到；一家炒菜，整排住户都能闻到菜香。不过，每个村子里都设有小商店、水井、公厕等公共设施，住户们日常生活几乎不用走出村子，所以成为了一个与外面社会隔绝的独立小区。这些分布在台湾各地的特殊小区被统称为眷村。

不过，眷村又分好多种。有按兵种分的如空军村靠近机场，海军村靠近军港，陆军村往往就在营房附近。也有按等级划分的如将官村、校官房舍、士兵房舍等。除了将官村的环境、建材、面积等比其他眷村都好之外，绝大部分眷村都是用竹子、茅草搭建的，所以当时又被称为“竹篱笆”。

我曾经住过的眷村叫“中兴新村”，位于新竹市光复路，原本是一家砖瓦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村子是两条大片瓦房子，面对着光复路，村后的土路边是几排破旧不堪的老房子，从这些老房子上依然可以看出当时附近农民、一般老百姓生活也很苦。

眷村人字形的屋顶、黑灰的鱼鳞瓦、竹片编成的墙壁上，薄薄地糊了一层泥土和白灰；每排房子之间，都离得很近，几

乎是前门对着别人的后窗或对着别人的院门；行人的巷子蜿蜒、狭曲，既窄又深，仅能容一两个人通过。

的确，早期的眷村都是用竹片、茅草盖的，过于简陋，一遇台风暴雨，随时都有被掀掉屋顶或遭到水浸的危险。后来，有条件的人家就自己设法把屋顶换成鱼鳞瓦，把竹篱笆换成了单砖的院墙。所以，后来盖的眷村条件就有所改善。搭建时就用灰色的鱼鳞瓦作屋顶，用红砖作院墙，用薄薄的木板漆成褚红色作院门。不过为了节省地方，每排房子之间依然是挨得很近。

我住的“中兴新村”跟台湾省府的一个地点同名却差得十万八千里，是个只有七十户的小眷村，村里没有小商店、邮局、医务所等公共设施，是一个丙级都达不到的小眷村。

当时，在眷村长大的孩子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管教严或自己要求上进的：想通过勤奋、刻苦地学习，上大学、读硕士、博士深造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一类是昏天黑地混日子的：男孩子喜欢拉帮结伙地跟本土的孩子们打架斗殴，甚至跟社会上的小太保们混在一起，女孩子则比较保守，能读书的只希望读完初中、高中，找份工作，书读不好的，就只有早点嫁个男人。

但不论是哪类人，他们都没把眷村视为久居之地。前者的父母哪怕借债，都要想方设法支援孩子读大学或出国留学；后者，若是男孩要么从军，要么到海船上去当船员，女孩大了之后就会嫁给眷村以外的人家。

多少年之后，台湾的许多精英都出自眷村；许多黑社会老大，如台湾著名的黑社会竹联帮的头目也出自眷村。不过，他们都爱戏称自己是“无根的一代”，是“亚细亚的孤儿”。因为他们在台湾长大，但台湾本地人说他们是外省人；而他们的祖籍在祖国大陆，却从来没有去过，而且不能回去。

眷村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根”到底在哪？因为儿时这种共同的生活环境、理念，加上他们父辈共同的信仰、遭遇，让他们之间都有一种不是兄弟姐妹胜似兄弟姐妹一样的情感。无论他们最后成为哪一类人，他们都忘不了眷村，都怀有一种眷村情结。

眷村的孩子大方、有礼、热心、侠义。眷村子弟坦诚、率直、爽快、不做作、不虚伪。孩子们踏出家门，见到人一定是称呼伯伯、叔叔、哥哥、姐姐，自然地流露出亲爱之情。偶尔之间或有吵吵闹闹、看不顺眼的，但是事过境迁后，反而成为彼此取笑的趣事，往往说上千遍也不厌倦。但是眷村以外的人则休想欺负村里的兄弟姐妹们。

早期眷村，每家占地不大，住在同一栋的人家，白天不用锁门，跨两步，推门就进了别人家了，薄薄的甘蔗板隔出了张家、周家、边家、黄家……却隔不住每一家早早晚晚发生的大小事情。

当各家各户之间需要帮忙时，只需交代一声就可以了，自然有张妈妈、李妈妈接手照顾；单薄的一片门板，不是防抢防盗，只是告知左邻右舍“我们不在家”或者是“我们休息了”。那就是这么一个大大的大杂院，说不出的温馨与和谐。

因此上自大人以至于小孩，不需隐瞒，也无法伪装，就是实实在在地过着日子，实实在在地活出自己。

历史的背景，形成了眷村的南腔北调，浙江腔、云南话、山东调、广东白话、闽南语、客家话等各种方言这里都有，多彩多姿，有趣极了；有时难免闹些小笑话或是小误会，但是完全没有隔阂，不伤感情，反倒是在朴实的生活中增添了些许情趣，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之下，眷村的孩子幽默，且乐于接纳与包容。

眷村这片土地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它所传承给眷村子弟的绝非是权势与财富可取代的那一份心情与感动。

然而早期当局为了便于照顾管理军眷，以行政政策介入，建筑相同模式的集合式住宅，无形中对眷村加以特殊归类，加之眷村人“政治认同的倾向”因素，形成一些对眷村人特定的标签。就是所谓的“外省人”族群所聚集的“隔离”社会。也是“老”国民党的忠诚支持者，是所谓的“国民党铁票区”。

生活于眷村周边的是与眷村居民生活背景与习惯不同，思想观念相异的另一族群，或者因为沟通不易而产生的隔阂，眷村“与世隔绝”，于是在生存压力之下，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较为团结的眷村性格。

与其他类型小区比较，眷村是军事单位管理的小区，是一个非常阶层化的社会，部属关系、效忠关系、服从关系非常讲究，这种关系在眷村的生活中发展，因此，在眷村中阶级服从的伦理观念较之其他各地区的居民发达，虽然这种特性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眷村人离开军旅而逐渐淡化，但是却在过去的岁月中，使眷村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特质。

眷村一直是一个独立于台湾社会的小区。在眷村里有他们自己的邻里网络、自己的社会关系，这些甚至影响到第二代的职业选择，外省人，尤其是一直住在眷村中的外省人，要透过参与经济生产的过程打入台湾社会，往往倍极艰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第二代的眷村子弟选择了军旅生涯。

有人说，眷村所形成的文化层面固然有上述一些正面的特性。但是由这些特性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因素，却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眷村传统上的“外省人”意识一直极为强烈，以对抗不同文化冲击和新环境的不安，其结果在心理上必然形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偏爱，使得眷村的空间性格更为隔离封闭及排外。

眷村居民几乎以难民姿态来到台湾，于是眷村成了陌生土

眷村

地、陌生文化包围下的安全避风港。也由于阶级与服从效忠的关系，促成了眷村居民成为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但是也因此加深了眷村近似隔离的小区特性。

在生存空间狭小、公共设施缺乏、眷村建设落后，军方或地方政府都视之为沉重包袱不愿触及的情况下，眷村自治会除了转达指示，并无法争取到合理的自主性地位，以凝聚力量去寻求强有力的诉求，于是在愈来愈明显的民主分赃过程中，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眷村的困境形成了特殊的“眷村文化”，进而产生了“眷村文学”，眷村文学就内涵而言，从因缘际会写到星散蓬飞；从一意期盼“反攻还乡”、父老长辈的战争记忆与乡愁想象、眷村生活的眷恋，写到终究自甘老死于台湾；从琐记眷村儿女的爱恋心事、邻里是非，到辩证家国历史、反思记忆想象，甚至操演情欲政治。凡此种种，亦所以交织出半世纪的社会变迁与家国沧桑。

这隐然有其阶段脉络可享的文化联系，正都以不同的文学触觉，罗织弹唱出共同的“失国、失家、失根”悲调。站在台湾文学的书写上来看，眷村小说等作品，其实正与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其他本土文学，同样蔚为台湾复杂人文生态的重要部分，而两者间所存在的种种纠葛紧张与重叠模糊地带，也仍待更具时代视野的宽容胸襟加以梳理厘析。这本书也算其中之一吧！